

三婶子的幸福生活

□刘广英

早餐后，去公园遛弯散心。一走进公园，我老远看到公园椅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觉得似曾相识。走到近前，一眼认出，她就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按乡亲辈分论，我应该叫她三婶子。

小时候，我经常去三婶子家里玩儿。三婶子有四个儿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条件普遍匮乏，三婶子家三间土坯房，夏不避暑，冬不防寒，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农村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个时候的三婶子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现在看到三婶子脸上的光泽，我就知道老人的生活如今过得挺滋润。我上前叫了一声“三婶子”，她愣怔了片刻就认出了我，满脸的核桃纹绽开了花，亲热地拉住我的手，把她的拐杖挪到另一侧，拉我坐在她身边。她说话的声音，还是我小时候印象中底气十足的高门大嗓。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三婶子，耳不聋眼不花，只是腿脚不太好用。

之前，我回娘家零星地听说过三婶子的故事。三婶子的四个儿子中有两个当兵转业后都留在了外地，她的大儿子很早就在小城买了楼，她小儿子也在海南买了楼房，她去了海南。我问三婶子：“听说您一直在海南住，什么时候回来的？谁陪您来的公园？”

三婶子的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哈哈……我这几年就像屋梁上的小燕子，

夏天来咱们北方过，天快冷了再去南方生活。”三婶子抬手指着不远处滑着滑板的一个少年说：“重孙子礼拜天不上学，他陪我出来的。”三婶子边说边笑，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公园的上空。

据三婶子说，她家境的变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三婶子的大儿子在村南路边开了一个“农资店”，专门经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及简单的农机具等。经营不久，他就成了村里的“冒尖户”……

三婶子又说，无论她在哪里住，其实最想念的还是村里的乡邻们。小城这里的楼，留给她孙子一家住着，过几天，她就跟大儿子两口子回村里住了。她说村里有宽宅大院的两层小楼，以后哪里也不去了，要落叶归根……

提到我们共同的村庄，三婶子更是打开了话匣子：“现在的农村，一点都不比城里差！”三婶子如数家珍般的滔滔不绝，满脸的核桃纹更像一朵盛开的秋菊。

三婶子说着，我儿时生活过的村庄现在是这样一幅景象——街道跟城里一样，路面硬化，再也不像过去刮风尘土飞扬、下雨两脚泥浆；街道两边齐整整的绿植和观赏花木，夜晚路灯通亮；大队部门口建了小广场，晚上，有跳广场舞的、唱卡拉OK的、下棋聊天的、在广场的健身器材上锻炼

的……农村做饭、取暖和洗澡，也跟城里一样用壁挂炉烧天然气，农村饮用水，也跟城里一样安装了净水机，旱厕改造成了冲水马桶……另外，村里生活困难的几户，还享受到了国家的低保政策。据说去年村里有一户因为遭遇车祸生活困难，政府还给批了特困补助，大家的生活都慢慢好起来了。

在聊到政府给农村六十岁以上居民发放养老金时，三婶子的样子，简直可以用眉飞色舞来形容了，连连说：“多好的日子呀！多好的社会呀！一定要好好地活着！这么好的社会，咱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当说到她自己的养老金时，更是喜不自禁——她右手掌弯成弧形挡在嘴边，神秘地靠近我的耳朵，压低了她的高嗓门：“我过九十岁了，政府发给我的养老金也涨了……”

“太奶，咱们该回家了！”我与三婶子正聊着，她的重孙子拎着滑板过来了。

三婶子便拿起拐杖，起身跟我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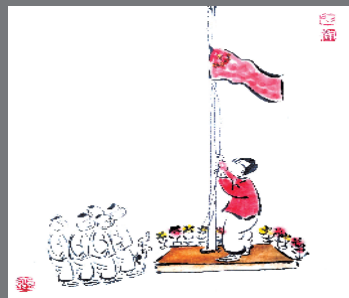
目送着一老一小的回家背影，回想着三婶子说的那句“这么好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呢”，我几天来的烦心事一扫而去。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天空很蓝，微风很柔，阳光很暖。



悟深意

秋兴定国策
布局基本盘
层层悟深意
实践不辞难



升旗日

十月金风爽
白云自在飘
家国今爱甚
旗帜展重霄



上门去

十月沃畴黄
镰飞稻谷香
上门服务到
随处可帮忙



肯登攀

世上多难事
催人登且攀
咬牙坚信念
翻越觅心安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那个极简版童年，却是我柔软的记忆

□乔静斐

现在的孩子早早就上了幼儿园，又早早的赶着上小学。而在我三岁的时候，还没有上幼儿园。那时我家住在南方一个四线城市，小地名叫高家巷。我家和二伯家分别住上下楼，离奶奶家也很近，大约两分钟就能走到。白天爸爸妈妈要去上班，中午和晚上才回来。如果遇到他们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就去奶奶家吃饭。

那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像小野牛般被放养着，度过了现在孩子想象不到的轻松学前时光。我们那些孩子是一串一串在一起玩的。我们那儿的房屋，楼栋之间挨得很近，格局参差错落，毫无章法可言，从这个楼直接攀越到那个楼，对胆大的男孩子来说，简直易如反掌。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五年。

我家住在二楼，地势较高，家里的阳台是个好去处，但由于没设防护栏，我又是女孩子，所以爸爸妈妈总不让我单独去阳台玩。也正是因为没有防护栏，让那时的我，更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靠近房门的地方看外面的世界。阳台的正下方往前二十来米，是通往通衡街和邵府街的高家巷主路，马路边上红砖老房子像鱼鳞般挤在一块，只有一座独栋两层半的白色新房子，犹如鹤立鸡群一般，格外显眼。

阳台的左边是几乎和我家平行的一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下两层老式住宅。水泥房，平顶，有通道，有围栏，家家户户都是深红漆的木门。住在二楼最里端的的东西两户，是必须经过别人家门口才能回到自己家的。我就这样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邻近的楼宇人家出出进进，熙熙攘攘。

最为奇特的是，就在离我家楼下不到30米的地方，居然有一个防空洞，那个洞子估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备战备荒而盖的，后来被人承包下来改做种蘑菇了。黝黑潮湿的防空洞。一般人不会去关注，但那里却是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在洞里种蘑菇的夫妇，是我小伙伴的父母，所以我想去就能去，没人拦着。防空洞里冬暖夏凉，一度让我觉得十分神奇。我们三五成群，经常怀着紧张又刺激的心情去里面探险，但每每走不到一半，就被里面四通八达、又黑又暗还湿哒哒的情景给吓出来了。

在那座城市里，直到本世纪初期，还保存着不少原汁原味的江南青砖瓦房——漆黑的瓦片，挺拔的房梁，两端高高翘起的燕尾脊，无一不体现着南方古城纯朴浓厚的风韵。天气暖和时，还能看见常有燕子在屋檐上飞来飞去。奶奶家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所

以，童年的我很喜欢去奶奶家，那里有我很喜欢的翘屋檐，雨天时，屋檐下被瓦片排列成行的滴滴答答的雨线，这是听雨的好去处。奶奶家的木楼梯、门板、阁楼、雕花木床、钩刻木窗、二楼用木板铺就的阳台，在阳台上伸手可触的青色瓦片……我全都喜欢。

奶奶做的饭菜无比香甜。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食材，到了奶奶手里，都会变成美味佳肴。连奶奶做的米汤，也是我这辈子喝到过的最香最甜的饮料了。每到黄昏，还能看见一位精瘦却挑着两个巨桶的叔叔，里边装满了豆腐脑。他经过门前时，奶奶就会买上两三毛钱的豆腐脑，给我解馋，即使不加白糖，那纯味豆腐脑的丝丝甜味也能让人回味无穷。

在高家巷的那几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也没有iPad，没有迪士尼，没有环球影城，甚至没有芭比娃娃……可就是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童年光阴，却让如今的我难以忘怀。那种简单，好像白开水，又好像清风白云，虽说不出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却让我日益眷恋。曾经的高家巷早已变样，曾经质朴的城市，也早已被摩天大楼取代。只有那依稀相识的风，诉说着我曾经留驻的岁月：高家巷的那种极简童年，我曾经来过。如今在梦里，我仍然可以纵情遨游。